



祥林嫂

四川人民出版社

· 川 劇 ·

祥林嫂

根据魯迅小說“祝福”改編

什 邛 縣 川 劇 團

賴興榮	張子邦	張蕙霞	集 体 討 論
後 園	楊更生	宗 銓	

楊更生	宗 銓	执 筆 編 寫
-----	-----	---------

四 川 人 民 出 版 社

1953年·成都·

(川 剧)

祥 林 嫂

根据鲁迅小说“祝福”改编

☆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状元街20号

四川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一号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庆印制第一厂

开本787×1092 1/32 · 36页 · 2 1/2印张 35,000

1959年4月第一版 1959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2,000 定价：(7) 角8分

统一书号：10118·377

人 物 表

卫 老 二——乡里人，爱与人当中作保，三十多岁。

祥 林 媽——祥林嫂的老人婆，五十几岁。

祥 林 嫂——誠朴能干的农妇，年龄二十几岁——四十几岁。

祥 林 弟——祥林嫂婆家的弟弟，十五六岁。

阿 香——魯四老爷家中使女，十五六岁。

柳 媽——魯四老爷家中女工，三十几岁。

胡 大 嫂——乡里农妇，三十几岁。

魯四老爷——魯鎮的士紳，四十岁左右。

四 太 太——四老爷的妻子，四十岁左右。

山里人甲、乙、丙、丁。

賀 客 甲（青年妇人）、乙（中年妇人）、丙（老头）、丁
（老太婆）。

賀 老 大——賀老六的大哥，四十多岁。

賀 老 六——山里獵人，忠誠老实，三十多岁。

男女群众

阿 牛——魯四老爷的兒子，十岁左右。

阿 毛——祥林嫂在賀家的兒子，五岁左右。

苟 管 事——財主家的管事，三十几岁。

第一場

時間：冬季某日午后。

地點：祥林家里。

人物：卫老二，祥林媽，祥林弟。

布景：有簡單的桌椅和家俱，右面靠牆的一張桌上，供着祥林的靈位。

〔衛老二手拿短叶子烟杆上。〕

卫老二：（唱“梭梭崗”）

昨天下山把場趕，

碰上財主周不全。

見了我就咕起一雙眼，

追問祥林家借的印子錢。

祥林死后他家生活慘，

這筆賬要追回有些作難。

當中保真不好辦，

得一點中錢要把重担担。

昨晚想了一夜，

一樁巧事想心間。

只要祥林媽她情愿，

一舉兩得免愁煩。（飛句）

想心間。

看天色快打麻麻眼，
去到他家走一番。(重句)(齊)

(向內)大孀，大孀。

(內應)啊！来啦。

〔祥林媽上。〕

祥林媽：(唱“前腔”)

重阳过了天气短，
轉眼太阳落了山，
正在內面紡棉綫，
耳听門外喊連天，
待我出門看一看。(出門)
原来老二到門前。(齊)

卫老二：嗯，大孀吃夜飯啦？

祥林媽：吃晚飯啊！你又不是外人，未必还不知道大孀的家底子。自从祥林死后，家境更见困难，能吃上兩頓杂粮都是天保佑啦！

卫老二：話虽是这样說，只是人家周財主催債甚急，总得想法还人家才是。

祥林媽：原来你又是为周家的印子錢来的。我和你虽是远房亲，一笔总难写个卫字，財主名下也得多多說上几句好話呀！

卫老二：(有深意地)說几句好話还能当銀子。你休叫我这中保人作难！(唱“紅衲漢”)

不付利錢不还本，
財主时常发雷霆，
昨天訓了我一頓，

叫我給你帶信音：

月底本利要收干淨，

欠一厘要送你全家進衙門。

祥林媽：噯！送衙門！老二，（接唱）

是親戚就該來憐憫，

不念婆媳念祥林。（齊）

卫老二：是呀，我要不管，咋對得起死了的祥林！

祥林媽：對啦！你還能眼看我們去打官司？你有啥子好主意就說嘛，老二。

卫老二：我這主意說出來包管你喜欢。

（看看前後）你那媳婦呢？

祥林媽：上山撿柴去了，恐怕快回來啦，你問他做啥？

卫老二：（想了想）到你內房裏去說吧，免得事未成先就走了風。

祥林媽：我看你真是“牙刷子脫毛，有板有眼的”。走、走！

（同衛下）

〔祥林嫂扛一捆柴由外面回來，

祥林嫂：（唱“紅衲漢”）

太陽落坡天已晚，

背着干柴下了山。

趕緊背回屋裏面，

再到溝邊把水担。

（進門把柴放地下，擦擦頭上的汗）

放下干柴擦擦汗，

稍歇口氣到溝邊。

〔祥林嫂扛鋤頭上。

祥林弟：（唱“紅袖襖”）

坡地硬得象石板，

半天挖了几尺宽。

雀鳥归林天將晚，（進門）

祥林嫂：〔接唱〕兄弟快快歇歇肩。（齊）（接过鋤頭）

祥林弟：嫂嫂，我不累。（看地下）啊！撿回來這多的柴呀！我帮你抱進灶房里去。（抱柴）

祥林嫂：我來抱，你歇一會吧。（抱柴剛要進，這時衛老二、祥林媽由內出來，剛碰上，急讓在一旁）媽……（又招呼衛）二哥，來了好久了？

衛老二：啊，剛來一會，……你撿柴去啦？

祥林媽：快把柴火收拾好，還要挑水。

祥林嫂：是。（下）

祥林弟：二叔……。

衛老二：（注視祥林嫂的背影）年紀還青，樣子也不錯。

祥林媽：人家么娃在招呼你啦。

衛老二：老么，荒地開了多少了？

祥林弟：盡是石板地，半天才挖几尺寬。

衛老二：眼前雖然苦一些，娶了妻室就好了。

祥林弟：噯！（莫明其妙地望衛）

祥林媽：哎，老二，你剛才說的雖然都是道理，我看要能多一些就好啦，最好是一百串。

衛老二：真是人心不足，荒年亂世的，人家能出八十串彩禮錢也就不錯了，她又不是黃花閨女。

祥林媽：（屈指算）八十串，把債還了，……給么娃娶一房媳婦，剩下的也不多啦，還要謝媒……。

卫老二：謝媒錢隨便給点都行，又不是外人。

祥林弟：媽，你們商量啥事？

卫老二：商量好事，二叔要吃你的喜酒啦！

祥林弟：飯都吃不飽，還有啥喜酒吃。

祥林媽：傻孩子，不要辜負你二叔的好心，一会媽給你說了，你就曉得了。（轉向衛）老二，我看就这样办吧。

卫老二：对，一言为定，明天我就到那头去回話，我走啦。

（剛走到門边）

祥林媽：老二，越快越好，明天来个回信。

卫老二：我曉得。（下）

祥林媽：（回身嘆口氣）唉！我看这个家屋总会一天一天的好起来的！

祥林弟：（不高興地）媽，刚才卫老二来給你說了些啥？他平时就是当中作保撿便宜錢，我看不要听他的話吧。

祥林媽：老么，卫老二虽然得了点中人錢，担的担子可不小。我家前番借周財主的錢，沒有还，如今財主逼債，他又来幫我們打主意，要是外人，誰会管我家的事。

祥林弟：他打啥主意嗎？媽。

〔祥林嫂担水桶出。〕

祥林媽：他……（一眼看見祥林嫂，赶急轉过話头）赶快去挑呀，你看天快黑啦！

祥林嫂：嗯！（剛要出門）

祥林弟：嫂嫂，我去挑……。

祥林媽：老么，等你嫂嫂去，我还要給你說話。

祥林嫂：我去。（担桶出門下）

祥林媽：老么，在你嫂嫂面前不要乱說話啊。

祥林弟：嗯。（更疑）媽，你們商量啥事嗎？我不会乱說。

祥林媽：还不是为了过好日子！

（唱“紅袖襖”）

財主逼我們还旧欠，

沒錢要送媽去見官，

感謝老二的好心眼，

打个主意兩周全。

賀老六住在山里面，

要娶房妻室把家安。

你嫂嫂年青还体面，

商量把她嫁进山，

彩禮錢要收八十串，

还了債还有余剩錢。

与你娶一房好亲事，

好与我家接香烟。

祥林弟：媽，要不得！（唱“前腔”）

哥哥虽然归了天，

嫂嫂并不討人嫌。

一家活路靠她干，

为啥要把她嫁进山？

要还債另外想办法，

这样做法对不起天！

祥林媽：（唱）年青說話見識浅，

啥叫对天不对天？

为这事你媽心焦爛，

你为啥不听老人言？

祥林弟：（唱）一世單身我情愿，

不愿嫂嫂嫁进山。

祥林媽：（唱）你哥一死百不管，

你不见一家生活多困难！

这些事当媽的有主见，

休要七嘴八舌来阻攔。

祥林弟：（唱）倘若是嫂嫂不情愿？

祥林媽：岂能由她。

（唱）就叫她去还那印子錢。（有力地）

要嫁她还怕她不干，

当媽的掌管她的生死权。

到期按她在轎子里面，

一直送到賀家山。（齊）

祥林弟：啊！这样么！

祥林媽：么儿，当媽的屎一把，尿一把，把你养到这么大了，

你还能不听媽的話！

祥林弟：（不便反对）媽，我……

祥林媽：（认为兒子答应了）娃娃，媽只有你一点依靠了，听話些。

（伸手拉弟）走，跟媽进屋吃飯去。（拉弟下）

〔祥林嫂挑水上。

祥林嫂：（唱“山渣子”）

水井离家远，

夜色下了田，

水缸未挑滿，

还要跑一番。

〔她挑着水，剛到門口，這時祥林弟偷偷由屋裏出來。〕

祥林弟：嫂嫂！

祥林嫂：兄弟，你晌午沒有吃飽，我給你留了一碗飯在鍋里，
快去吃……

祥林弟：我吃了，嫂嫂你把水桶放下，我給你說句話。

祥林嫂：（感到詫異）說話！（放下桶）

祥林弟：（拉嫂在一邊）嫂嫂。（欲言又忍）

祥林嫂：家里出了啥事嗎？

祥林弟：（鼓起勇氣）嫂嫂，我給你說，你不要去問媽喲。

（唱“紅衲襖”）（小聲地）

卫老二剛才對媽談，

打主意把你嫁進山。

祥林嫂：（大驚）噯！（單捶）（慢慢地平靜下來）恐怕你聽錯了。

祥林弟：（着急）（唱）彩禮錢說的八十串，

地點就在那賀家山。

八十串錢除了還舊欠，

剩下的還要給我把家安。（齊）

祥林嫂：（緊張地）真的把我賣到山里去？……你哥哥死了才半年，他們就……（流淚）。

祥林弟：嫂嫂，不要哭，快打主意嘛！

〔祥林媽在屋裏喊：“老么、老么，跑到哪兒去了？”〕

祥林弟：（驚）媽在喊我……（向內）來啦！（跑下）

〔這時祥林嫂忍不住流下傷心淚來，她也不管身邊的水桶，失魂落魄地走進門，一眼看見祥林的靈位，精神上好象受了沉重的打擊，她退了几步，可是在一瞬間，又不知是什麼感情鼓舞着她奔向供桌前，拿起靈牌，傷心地傾訴。〕

祥林嫂：祥林啊！（驚覺地放低聲音）你等着我——我要來……不，我不能死！我不能不明不白的死……我要逃走！……
嗯！（她放下靈位，進內，少頃，驚愕地提着一個包袱，走到門邊，掉頭望着祥林的靈位，又猶疑地站在門口，突然聽到祥林媽在內咳嗽，她驚慌地趕急出了門，向外奔跑）（二道幕閉）

（唱“滴溜子”）（驚愕地）

夜茫茫，風露冷，

逃出了，逃出了可憐人！

夜茫茫，風露冷，

深夜逃出可憐人！

星暗月淡人影靜，

嚇足怕听犬吠聲，

今夜倉皇離鄉井，

又到何處去安身？（重句；

（恐懼地下）

第二场

時間：隔前场一天后。

地點：魯家。

人物：阿香、胡大嫂、祥林嫂、柳媽、魯四老爷、四太太、阿牛。

幕前——阿香提洗衣籃上。

阿香：（唱“青水令”“二流”）

老爷在对太太談，
好生准备过新年，
糖果点心裝得滿，
肥鷄猪肉挂滿火炕間。

有錢人家講体面，

天天都在說过年。

刚到廚房洗罢碗，

又提衣服下河边；

換一次衣服几十件，

洗一次衣服要半天。

手提竹籃下河坎，（下坎，放籃挽袖，望望河水）

一湾綠水映青山。（重句）（洗衣）

（祥林嫂提包袱，情緒不安地同胡大嫂上。）

胡大嫂：（唱前腔）

四老爷名声传得远，

又有势耀又有钱，

祖先几辈为官宦，

书香门弟世代传。

你去做活福不浅，

别人还碰不上这好机缘。

祥林嫂：（唱）怕的把我看不上眼，

胡大嫂：（唱）有我做主你心放宽。（齐）（指前面）

看，那个高大牆院，侧边开着一个黑漆门，就是他家的后门。

祥林嫂：（看）嗯……

胡大嫂：（指）顺着这河边过去就是。

祥林嫂：啊哟！这样大的府宅，我心里有些害怕……。

胡大嫂：怕啥？来到有福人家，自然逢凶化吉。

祥林嫂：逢凶化吉！（感到一线希望）

胡大嫂：是呀！要是你不跑出来，你妈同人家商量好了，就会把你卖到山里去。你跑出来，本来不知路径，跑了一晚上，来到大河边，要不是碰着我挑水煮早饭……。

祥林嫂：（伤心地）那时我真想跳水了……。

胡大嫂：是呀！这就是逢凶化吉嘛！我还是你刚嫁到祥林家看过你一两眼，隔了几年啦，为啥在河边上一下子就把你认着了呢？又正碰上鲁四老爷家要请女工，这又不是机缘吗？

祥林嫂：嗯！是机缘……。

胡大嫂：走嘛！（拉祥林嫂）

祥林嫂：（慢吞吞地）我心里有些跳……。

胡大嫂：初到大戶人家去見市面，当然有些不安……（一眼看見阿香）看，那不是魯家的丫頭阿香！……阿香……阿香！……

阿香：（站起來看見胡）啊！胡大嫂來啦！（上坎）胡大嫂（指祥林嫂）她是……。

胡大嫂：（介紹）他是祥林嫂，是我領來幫你家做活的。（指嫂）阿香，你看四太太看得上嗎？

阿香：（看）人挺不錯，看得上。昨天太太還問柳媽，你为啥還沒有領人來哩。

胡大嫂：一時找不到合適的。

阿香：我的衣服剛洗完，同你去見太太吧。（下坎，把竹籃收拾起）走！

胡大嫂：（向嫂）看，來就碰着阿香，硬是有緣，走。

〔三人同下。二幕開。魯四老爺、四太太上。〕

四老爺：（對子）詩書本是傳家寶，

四太太：（接念）晨昏且把木魚敲。

四老爺：眼看新年將到，我家要準備迎接福神。你看那柳媽阿香，一天到晚不知忙些什麼，家里這樣亂糟糟的，你为啥不把他們支排支排。

四太太：支排！柳媽幫了我多年，如今年紀大了，每天燒茶煮飯，劈柴挑水，已經够忙了。阿香這丫頭年紀還青，却又不知事故，只能做些輕便活路，服侍你我夫妻和那阿牛。前些日子帶信，叫胡大嫂找個合適的人來做活，只是許久沒有回信。

四老爺：叫賬房李先生到鎮上雇個短工做上兩月，把今年賴過再說吧。

四太太：短工工錢很貴，我看还是叫人去催一下胡大嫂。

四老爷：說得是，明天就叫人去。

〔阿香上。〕

阿 香：太太老爷，胡大嫂領了个女工来了。

四太太：（喜）啊！叫他們进来。

阿 香：是。（跑下）

四太太：正在說她，她就找着人来了。

四老爷：今年四乡收成不好，出外帮人的妇女甚多，工錢應該低些才是。

四太太：这个我知道。

〔阿香領胡大嫂、祥林嫂上。〕

阿 香：（向胡）太太叫你們进去。

胡大嫂：是。（轉向祥林嫂）跟我来。（進門）老爷太太好！……前些日子柳媽給我帶信，說府上要雇用女工，帮人的倒还多，只是相信不过的人，又不敢領来。这个祥林嫂，粗細活路都行，所以給府上帶來。太太看看，包管頂用……这是四老爷……这是四太太。

祥林嫂：啊！四老爷……四太太！（感到别扭）

四老爷：（看見祥林嫂髮髻上的白头繩）嗯！……胡大嫂，为啥給我家找个寡妇来呢？

四太太：（驚）寡妇！（看祥林嫂髮髻）啊！（向胡）她是哪里的人？丈夫死了几时了？

胡大嫂：太太、老爷。（唱“紅衲襖”）
她家隔这里不大远，
就在下流河南边。
庄稼人戶很勤儉，